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斬鬼傳

第十回 妖氣淨楞睜歸地獄 功行滿鍾馗上天堂

詞曰：世人皆趨巧，老實些纔好。老實若過頭，便是現世活寶。活寶獨有正南偏惱，設計將他害了。一概妖氣盡掃，盡掃卻虧誰，還是唐家鍾老。鍾老鍾老，這個功勞不小！

且說那楞睜大王，生來醜陋，秉性癡拙，雖然尊嚴若神，卻是木雕泥塑。他正在灰葫蘆山悶坐，迷糊老實報道：“大王，禍事到了。有個鍾馗領著許多兵將，前來征討大王。”那楞睜大王白翻翻著兩隻眼，竟如聽不著的一般，並不回答。迷糊老實又重說了一遍，他纔楞楞睜睜的說：“甚麼呀？”迷糊老實道：“鍾馗殺大王來了。”他大睜著眼，把臉睜得通紅的，道：“我比你不知道。”又猛然叫乜斜鬼道：“過來。”乜斜鬼乜乜斜斜也不理他。又有頓飯時候，又大叫道：“過來。”迷糊老實問道：“大王叫誰過來？”楞睜大王道：“我教你打探鍾馗。”迷糊老實得令去了，乜斜鬼乜乜斜斜纔過來。楞睜大王又道：“好奇怪，怎麼又有一個乜斜鬼了。”乜斜鬼道：“止我一個，那裏還有第二個像我脊骨的哩。”楞睜大王又定了一會，說道：“錯了。”乜斜鬼道：“又錯了甚麼？”楞睜大王道：“使他打聽鍾馗，錯使了你了。”乜斜鬼道：“我在這裏，怎麼又錯使了我了？”楞睜大王看了兩眼，點點頭，道：“又錯了。”乜斜鬼道：“錯了甚麼？”楞睜大王道：“使你打探鍾馗，錯使了他了。”那乜斜鬼方纔領了令出來。

下了灰葫蘆山，出了草包營，慢慢而行。祇聽得笙蕭聒耳，十分可聽。乜斜鬼道：“不要管他，我且在此看看。”於是走近前來，祇見一所大莊院，庭堂臺榭，蓋得著實整齊。大門外一班樂工不住的吹打，二門外又是鼓樂。庭院內鑼鼓喧天，一班男戲，一班女戲，一邊一句唱的起來。左邊廂房中和尚誦經，右邊廂房中道人念咒。席間婁子斟酒，管家上菜，燈燭輝煌，照耀如同白日，人山人海，十分熱鬧。主人坐在上面，穿著無數衣服，皮襖上又是皮襖，暖耳上又是暖耳，還恐怕穿不了，把衣裳又在衣架上搭著。飲的酒無味不美，吃的菜無色不精。乜斜鬼心中想道：“此必是公侯人家，不然這等奢華？”因悄悄的問眾人道：“這家老爺是甚麼人家，今日做甚事？這等熱鬧。”那人道：“甚麼老爺，是個白丁。”乜斜鬼道：“白丁怎麼這般體統？”那人道：“他叫做活施鬼，今日是他的生日，年三十了，念受生經哩。你看他這等活施，家財卻也有限。今日這樣受用，祇怕明日就沒米吃了。”乜斜鬼道：“原來是一位搗懸，沒有實落。”

這乜斜鬼整整看了一夜，竟忘了打探鍾馗，天明纔走回來。楞睜大王問道：“你來了麼，鍾馗果是如何？”乜斜鬼道：“一味搗懸，沒有實際。”楞睜大王道：“如此不足畏矣。”乜斜鬼道：“你道我說誰搗懸？”楞睜大王道：“不是鍾馗搗懸，難道孤家搗懸不成？”乜斜鬼道：“你兩個都不搗懸，祇有活施鬼搗懸。”楞睜大王大睜眼道：“怎麼叫你打探鍾馗，你又扯出活施鬼來了。”乜斜鬼啐了一口，道：“我就忘了打探了。”楞睜大王氣得半日不說話。乜斜鬼乜乜斜斜呆站了半日，楞睜大王道：“飢了。”乜斜鬼道：“飢敢吃飯。”又站了半日，方纔走到廚下，先把一盤呆瓜菜上來，然後是一盤死狗肉，又是一碗醃雞脖子，又是一碗老羊肉，隨著一盤大饅頭。楞睜大王正吃的受用，迷糊老實稟道：“大王快上膳，準備廝殺，鍾馗已到草包營了。”楞睜大王吃畢飯，揩了嘴，從容問道：“鍾馗厲害麼？”迷糊老實道：

“手執青銅寶劍，頭戴軟翅紗帽。到處便斬妖精，不教一個餘剩。率領兵卒數百，還有司馬將軍。須與踏破草包營，不怕大王楞睜。”

楞睜大王兩眼大睜，道：“叫乜斜鬼出陣。”迷糊老實道：“他不知那裏去了。”楞睜大王嘆道：“奸鬼與伶俐鬼在時，我嫌他們不老實，如今把乜斜鬼又走了，這該怎處？”睜了一會，少不得披盔貫甲，出來接戰。這邊富曲出馬問道：“你就是楞睜大王麼？”原來這楞睜大王他有椿絕妙本領，任你罵他、啐他、打他、殺他，他總是瞪了一雙白眼，半聲不出。富曲問之再三，並不回答，富曲大怒舞刀砍來，他分毫不動。富曲大奇，不知他是何伎倆，不敢動手，祇得收回刀來，勒馬歸營，報與鍾馗。鍾馗道：“這又奇了。”於是提著寶劍沖出陣來，試去砍他。他果然分毫不動，就如泥塑木雕的一般。鍾馗想道：“此人必有異術，不可輕犯，且回去再處。”於是帶轉白澤，回到營中，對富曲道：“我想此人，他的身子不怕槍，必與涎臉鬼的臉無異，定是個殺不了的；不然何以這樣不怕刀劍？必須要想個法子制他纔好。”地溜鬼走上前來道：“小人去將他頭上栽一尾大炮，點燃將他震死，如何？”鍾馗道：“就如此去試試看。”這地溜鬼拿了一尾大炮，往他頭上去栽，他也祇是不動。地溜鬼將炮點燃，一聲響就如山崩塌之狀。看那楞睜大王，不但未曾震死，益發成了個睜頭了，更覺端正。咸淵道：“這樣人，殺他也污了俺的名目。祇須將他身後掘一深坑，我們暫且回兵，留下地溜鬼看守。他見我們去了，他自然回去，將他陷在坑中，活埋了完帳。”於是差遣陰兵在他背後掘了深坑。

那楞睜大王祇顧在那裏睜著兩隻白眼，那裏管身後消息？鍾馗安排停當，留下地溜鬼打探，撥轉陰兵往後而退。遠遠望見一所莊院，甚是闊大，鍾馗道：“俺們就在此駐馬。”於是竟進莊院來。你道這莊院內住著何人？原來就是活施鬼。他慶畢生辰，果如人言，次日便沒了使用。和尚、道士、戲子、樂人、吹手都來要錢，少不得將暖耳、皮襖、衣服等項一並當賣，還了眾人，止留下幾件紗衣。此時鍾馗已到門首，他沒奈何，穿了出來迎接，但見：

頭戴紗巾，身穿紗服。頭戴紗巾，冷颼颼自然拘縮。身穿紗服，顛巍巍勉強搖擺。輕綃遍體，乍看猶類窮酸，雞粟滿身，細睹渾如病鬼，縵袍不恥，未必有子路高風。春服既成，何曾是曾參氣象。彎其腰而抱其腹，病於夏畦。流其涕而掇其肩，惟愛冬日。

鍾馗問道：“如今雖然立春，天氣尚寒，足下為何穿起紗衣來？”活施鬼道：“既已立春，何如穿不得？”鍾馗道：“既是穿得，為何打顫？”活施鬼道：“這樣寒天，如何不打顫？”鍾馗哈哈大笑，笑的活施鬼大怒起來。你道為何就這等大怒？祇因他慶賀生辰，賃下這所大莊院，以便宴賓作戲，早上房主來趕他騰房，又被那些鼓手人等吵鬧要錢，將些衣服變賣了。他是好體面的人，此時穿上紗服見人，已是赧顏，正在氣惱上頭，當不得鍾馗這一笑，他所以惱羞變成怒，登時發暴起來，道：“你是甚麼人？敢沒頭面來笑話我。”一頭竟撞去，不想他用得力猛，鍾馗往開一閃，撞到牆上，腦漿進流，竟撞死了。鍾馗正在驚訝之際，陰兵來稟道：“外邊捉住一個奸細，候老爺發落。”鍾馗叫帶進來，幾個陰兵簇擁著乜斜鬼當庭跪下，鍾馗道：“你是何處來的？”乜斜鬼道：“小人是灰葫蘆山草包營來的，楞睜大王昨日使小人打探鍾馗，小人昨日在這邊看唱，就忘了。今日忽然想起來，又來打探。但不知鍾馗是黑的，是白的，在東在西。老爺們若見時，告小人知道，不然空回去，大王又稱小人不中用。”陰兵皆笑，包斜鬼道：“不要笑的，這是實話。”陰兵罵道：“瞎眼賊，現在鍾老爺面前跪著，還要瞎說”。乜斜鬼聽說是鍾馗，爬起來就跑。富曲大喝一聲，砍倒在地，再也不乜斜了。正是：

生來大號既乜斜，死後尊稱難脊骨。

料想陰司也不用，轉來山後作呆鹿。

再表楞睜大王。自鍾馗去後，他還祇管站著，忘了回去。地溜鬼等得心發火，定了一計，假充迷糊老實，過去稟道：“大王餓了，請回進膳罷。”楞睜大王道：“那鍾馗再不來了麼？”地溜鬼道：“不來了。”楞睜大王點點頭，轉身子要走，大跨一步，道：“不好了，孤家跌下去了。”話猶未了，一聲響亮，落入坑裏。地溜鬼飛報與鍾馗，鍾馗領兵復來看時，祇見那楞睜大王在坑裏邊楞楞睜睜坐著。那地溜鬼逞他梭溜，拿了一杆槍往下便刺。誰想楞睜大王他也有不楞睜時，竟將槍杆捉住一拉，將地溜鬼拉下土坑去。眾陰兵正欲救時，楞睜大王已是將地溜鬼坐在屁股底下壓死了。鍾馗大怒，令陰兵急急掩土，可憐這楞睜大王楞睜了半世，至此了帳。正是：

三分氣在也無用，不待身亡事已休。

鍾馗活埋了楞睜大王，問咸、富二神道：“俺記得出陰府時，閻君付俺的鬼簿，上面臨了一個楞睜大王。今日既滅了他，何不將鬼簿查查，看誅了多少個鬼。”咸淵拿過簿子來，逐名細查，一個個或斬或撫，並無遺漏。鍾馗大喜道：“這等俺的功行已滿，可

以班師。’於是收了寶劍，插了笏板，果然是鞭敲金鐙響，齊唱凱歌回，浩浩蕩蕩回陰曹地府而來。正是：

斬盡邪魔劍氣寒，功名歸去萬人歡。

閻君若問誅邪事，不比輪回一樣看。

鍾馗等過了奈何橋，進了枉死城，把門判官認得是鍾馗，迎入酆都城內，連忙上森羅殿通報。此時十殿閻君正都在一處會議公事，聽說鍾馗到來，都下殿迎接。鍾馗上前行禮，閻君笑道：“屈指一年，便已盡誅，尊神成功之速也。”鍾馗道：“托賴大王餘威，又借咸、富二神翼贊之功，小神何功之有？”閻君讓到殿上，交拜畢，咸、富二神過來參見閻君。此時相待也就不同先前的了，於是大排筵席，鍾馗上坐，咸、富二神旁坐，十殿閻君主席相陪。

飲過三巡，閻君道：“尊神誅鬼功勞，請道其詳，我等好仰奏天庭，以討封爵。”鍾馗遂將某鬼如何斬滅，某鬼如何安撫，說了一遍，又道：“還有幾個不在簿子上的，小神見其可惡，一並斬了。”閻君問道：“是那幾個？”鍾馗道：“是死大漢、不惜人，以及色中餓鬼所馭的那些婦人，俱是簿子上無者。”閻君道：“尊神有所不知，那死大漢是呂布所轉，因他雖然勇猛，卻少剛骨，所以罰他轉了這等個人，以待尊神誅之，報他殺丁建原之罪也。那不惜人是張六郎所轉，因他生的美，人皆愛他，故有許多淫欲之事，所以罰他轉成個不惜人的人，今世之憎他者，皆前世之愛他者也。尊神也誅得不差。”鍾馗道：“如此說來，那些婦人想必也有些因由了。”閻君道：“怎麼無因由？那都是呂太后、武則天、趙飛燕、楊貴妃、虢國夫人，以及賈充妻等之類。因他們淫欲無度，所以罰他們受些飢寒，少改前過，不想猶然無恥。尊神雖誅之，尚不足以盡其辜，俺還要罰他們變作母猪、母羊、母驢、母馬去。”鍾馗道：“此輩不過好淫，殿下加以如此之罪，如曹操、王莽輩，我朝楊國忠、安祿山、盧杞之徒，殿下如何處之？”閻君道：“曹操、王莽已在阿鼻獄中數百餘年，楊國忠已罰他作牛，安祿山已罰他變豬，凡活時遭受無限之苦，死時還要一刀，剝皮剝骨，其罪莫大，陰司自有公道，陽間不知。”咸、富二神聽說處的楊國忠、安祿山如此淒慘，齊聲道：“善哉，善哉，我二人之恨亦消矣。”鍾馗又問道：“盧杞怎麼樣了？”閻君道：“昨日拿到，還未判斷。”鍾馗道：“何不牽來，小神問他一問？”閻君傳下號令，十數個猙獰惡鬼索縛而至。鍾馗見了，大怒道：“盧杞，你還認的我麼？”盧杞抬頭一看，見是鍾馗，唬的戰戰兢兢，俯伏在地，道：“向日是天子嫌君貌醜，非干盧杞之罪。”鍾馗大怒，拔出劍來，就要斬他。閻君道：“尊神若斬了他，反便宜了他。看俺處治他。”命將盧杞下入油鍋，須臾皮骨皆脫。鍾馗大喜，對閻君道：“也算陰兵們勞碌一場，將此肉賞了他們分散食之如何？”閻君依允，眾陰兵領上，踴躍而去。閻君道：“諸惡已除，尊神宜齋戒沐浴，三日後隨俺朝見玉皇上帝可也。”當下散席，各秉虔誠不題。

且說玉皇上帝一日設朝，天上朝儀與人間自是不同，怎見的：

黃龍繞柱，彩鳳飛檐。左金童手捧香盒，右玉女盤托明珠。盈耳笙簫，丹墀下一派仙樂。滿眸瑞霧，寶殿上萬道祥光。九耀星官戴著冠，束著帶，雍雍雅度。二十八宿戴著盔，披著甲，凜凜威風。南天門下，四元帥東西列坐。玉虛殿中，十美女左右排班。李老君騎青牛遠來朝覲，呂純陽跨白鶴忙至三呼。還有巨靈神身若泰山，端乘金戈來直殿。更有個老壽星頭如柳斗，斜倚竹杖看朝儀。

當日玉皇高坐，眾天神朝賀已畢，玉皇問道：“今日乾坤朗，下界清平，南瞻部州想必有真主麼？”眾天神未及回奏，祇見太白金星俯伏金階，奏道：“南天門外十殿閻君候旨。”玉帝道：“宣來。”十殿閻君進朝，俯伏奏道：“臣等職司陰界，凡有罪惡，無不秉公裁處。奈大唐有等似鬼非鬼、似人非人者，既任從所性，又加習染，往往有犯罪之實，無犯罪之名，王法不得而加，報應無因而顯。幸有鍾馗，其人秉剛直之氣，具文武之才，祇因生來貌醜，以致唐主屏逐。他自刎而死，唐主令他遍行天下，以斬妖邪。臣等又助他陰兵三百，咸、富二人。咸淵有運籌之能，富曲有萬夫之勇。到處蕩平魑魅屏跡，此皆鍾馗與咸、富之功也。臣聞有功者必蒙厚賞，伏乞陛下封蔭賜爵，以昭獎勸。臣等不勝悚惕待命之至。”玉帝聽畢，宣三神上殿，見鍾馗威風凜凜，相貌堂堂，咸淵儒雅風流，富曲狼腰虎體，天顏十分喜悅，傳旨：“十王請回，朕當賜爵。”於是十殿閻君拜謝了，自回酆都去了，鍾馗等俯伏殿下候旨。須臾，太白金星高捧玉詔，當殿宣讀：

“玉帝詔曰：朕維兩儀既判，三才始分，天得一而成陽，地得一而成陰，稟天地氣屬五行。詎料風俗各異，習染成性。茲者南瞻部洲大唐國世界，人心惡孽，尤為可憫，或浮誇而鮮實，或虛詐而不誠，或心懷慳吝，不顧子孫之悖，或任情奢侈，不惜天地之珍，或嗜酒而亡命，或愛色以殞身。王法繩之而無據，因果報之而無憑。爾鍾馗秉清剛之德，存正大之心，誅邪種種之不善，厥續確確其匪輕，可封為詔正除邪雷霆驅魔帝君。咸淵有孔孟之操，建孫吳之略，可封為天樞文德翼聖真君。富曲擅賁、育之勇，兼逢、羿之能，可封為天樞武德贊聖真君。嗚呼，妖氣既盡，仰太陽之普照，正氣長伸，皆鍾馗之宏功。業既高於今古，爵宜冠乎天人。欽此，謝恩。”

鍾馗等謝恩畢，玉帝退朝。咸、富二人謝別鍾馗，俱到天樞垣赴任去了。鍾馗出了南天門，騎上白澤，前面兩杆龍旗開道，往廟中享受香火。這廟自從斬了摑招鬼，眾百姓感戴，蓋得金碧輝煌，光彩耀目。五間大門，七間大殿，甚是寬敞。不但鍾馗享受無窮，連那蝙蝠、白澤也都同受香火，且是靈驗異常，求風得風，求雨得雨，百姓們莫不虔奉。縣尹呈祥上司，上司奏聞朝廷。德宗皇帝大喜，詔柳公權題匾一面，石青鑲底，字貼真金，用黃綾包裹，遣禮部尚書杜黃裳、內侍魚朝恩前來掛匾。其時轟動了鄉村，鬧動了店鎮，若大若小，若男若女，都來觀看。一派笙簫鼓樂，迎匾到廟，解開黃綾包，懸匾於殿上。士大夫爭來觀看，果然寫的端楷，瓦盆大的五個金字，眾人念道：“那有這樣事”。

詩曰：

花拂簾櫳午夢長，醒來題筆紀荒唐。

誅邪有術言為劍，滅鬼無能口代槍。

富曲還奇俱是幻，咸淵定策總非常。